

東澗先生妙絕今古文選

四

東澗先生妙絕今古文選卷之四

范文正公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
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
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
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
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
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
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
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

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貧夫
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
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焉
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
高水長

晦庵云胡文定父子最不輕下人者獨服此記云

歐陽子送徐無黨序

本春秋傳立論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
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
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
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

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精到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三上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

陽徐生少從子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推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蘇子美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

目之

古四

三

以其精氣光恠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遠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攷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恠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章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不無韓柳而韓李詩中但云我亦奇

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皇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耶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之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

古四

四

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擯列不競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所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

心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
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
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
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
英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
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荅吳充秀才書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浩乎若千萬
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纒數百言爾非夫辭豐
意雄霸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慮

卷之四

子

張儀然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
才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
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
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
又非待脩譽而為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
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
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
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耳蓋文之為言難
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
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

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辭
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然
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李謂何其用
力少而極其至如是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
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
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
摸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
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
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
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
乎天地入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需
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
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
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
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

豐樂亭記

脩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
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
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潄然而仰出
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

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
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
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
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
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
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
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何可勝數
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刻
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
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
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
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
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
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旣得斯泉于山谷之間
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
蒼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
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
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其所以安
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
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此以名其亭焉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也故其亡也無二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問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始吾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求

而後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
矣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劔汝而立
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
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
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
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
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與王承福
傳意字相
類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
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必孝利雖不得博
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

三六

卷之四

九

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
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
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
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
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
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
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
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
笑自若曰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

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妣累贈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

古文四

一

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后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列於碑旣而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矣

唐史高祖紀贊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
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賢故其為世數亦或短或
長論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
來也遠故其為世尤長然考於世本夏商周皆
出於黃帝夏自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
寂寥無聞與周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
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下皆數百年而後已由
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考其終始治亂顧其功
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如何而
其後世或浸以隆昌或遽以壞亂或漸以陵遲

或能振而復起或遂至於不可支持雖各因其
不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天命者當
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
世之際世雖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
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歟雖其有
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二百可謂
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
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
天命者歟

五代史王進傳贊

五百字下奇意層出莊容
不迫羅列而進何可

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嘆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分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應雖其附托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麾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一意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又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運奇當

此之時為國家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况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王荊公潭州新學詩

治平元年天章閣待制興國吳公治潭之明年正月改築廟學于城東南越五月告成孔子用

幣潭人曰公爲善政以德我又不勸我而爲此
學以嘉我士子誰能詩乎以誦我公於無窮皆
辭不敢乃使來請詩曰有嘉新學潭守所作
守者誰歟仲庶氏吳振養矜寡衣之褰襦黑首
鼓歌吏靜不求乃相廟序先師所廬上漏旁穿
燥濕不除曰嘻遷哉迫阨卑汙當其壞時適可
以謀營地慮工伐榷楠楮徹故就新爲此渠渠
潭人來止相語而喜我知視成無豫經始公升
在堂從者如水公曰誨汝潭之士子古之讀書
凡以爲已躬行孝悌由義而仕神聽汝助况於

潭人來止

古詩四

三

問里無實而夸非聖自是雖大得意吾猶汝取
士下其手公言無尤請詩我歌以遠公休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
聽以耳而其受者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
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
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而驚天
下之學者而不使其早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
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
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

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憊浸滋
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無應為
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為
盡於此矣吾可以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
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
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
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而不足以善其心況其
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
不明而學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
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

古意

西

意而言為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
為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
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
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耶孔子曰
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
則天下固以為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
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友
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說哉其亦不得已焉
者也

曾南豐新序目錄序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
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
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
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
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
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
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
有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
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漏

三

古事考

十五

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蠶起於中國皆
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
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
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
而不講况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
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
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
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
發而恠竒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
護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敝至於今

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
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
曾不免乎爲衆說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
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
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
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
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
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
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
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南齊書目錄序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
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
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
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偉德非常
之迹將闇而不彰鬱而不發而擣杌鬼瑣姦回
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
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
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
顯自表武宗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
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
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
以作也然而所言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其實
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懿德
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擣杌鬼瑣姦
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
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

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
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
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
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天下之本號令之所
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
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
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大小精粗無不
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而使誦其說者如出
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卽乎其人是可謂明足
以周萬事之理也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

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
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之材非當
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
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
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不能純達其
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
此况其他耶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
為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
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掌其材固不可以強而
事耶數世之史既然訪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
為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其傾動天下
不情哉

古文甲

十八

分寧縣雲峰院記 西山云序事如太史公

分寧人勤生而畱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有
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
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饋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硯腴
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壤文婦蠶絲無懈人茶鹽蜜紙竹
箭材章之貨無有纖鉅治成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
兼田千畝稟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
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移

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然於其親固然於
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佳
意向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
聽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給吏立縣
庭下變偽一日千出雖笞扑徒死交迹不以爲
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
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有常病其未易
治教使移也雲峰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
自何時立景祐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
闔觀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庋序列

兩旁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
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
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士俗至有餘
斥散之不為忝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能
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邑人者必道常
乎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
違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
無聲界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求求
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了思來

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石
邑人其有激也

徐孺子祠堂記

漢伯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
愚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
壞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
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
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繩堅而其
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
美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
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
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覬非望者相屬皆
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
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
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
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
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
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
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
維何為栖栖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

趨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
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
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
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
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
孺子姓徐名穉字也豫章南昌人
又比歷南唐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
臺名曰穉子臺中守徐熙於孺子臺
種松大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
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
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
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余為太守之明年
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
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埋滅者不可
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
智力取勝者非感歎孺子墓失其地而臺
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
之意為記焉

蘇老泉族譜引

有藏此文真蹟者注云穀梁舛詩云春有令

蘇氏族譜言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
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三官
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
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
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
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
書而他不得書者何也詳吾之自出也自吾之父
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
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
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

古史

廿二

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
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緦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
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
慶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
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
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
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
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
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
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教

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仲兄文甫字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予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旣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溥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

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旣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遜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紛鬱擾百里如一汨乎順流至于滄海之濱磅礴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網繆放乎空虛綽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駭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

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言大澤而不足

水之變故必極言至此而後極觀備焉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

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

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

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奇二物者又奇非

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

閒地此一語緩而味無窮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

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此不自

刻鏤組繡非不文也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此

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

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

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

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人道之唯吾兄

可也此不論文而以功言並論兩者相形

而愈明一篇之旨收拾只在語句

之重嗚呼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矣

送吳侯職方赴闕序

因天地萬物有可以如此之勢而寓之於事則

其始不強而易成其成也窮萬物而不窮

人見天地之間以物加物而不能皆盡

短於是有度見一人之手不能盛江河之沙

而泰山之谷納一石而不加淺於是有量
橫於空中首重而未舉於是有權衡長短之相
形大小之相盛輕重之相抑昂皆物之所自有
而度量權衡者因焉故度量權衡家有之而不
可闕至于後世有作者出以為因物之自然以
成物不足以見吾智於是作器使之不擊而自
鳴不觸而自轉虛而歆水實其中而覆半而端
嬖常器嗚呼殆矣吾自其朝作而暮廢也夫不
忍而謂之仁忍而謂之義見蹈水者不忍而拯
其手而仁存焉見井中之人度不能出忍而不

孟子

廿五

從而義存焉無傷其身而活一人人心有之不
肯殺其身以濟必不能生之人人心有之
文也子孟有人焉以為人心之所自有而不足以驚人
也乃曰殺吾身雖不能生人吾為之此人心之
所自有耶強之也強不能以及遠使人心不
忍殺人而亦不以無故殺其身是亦足以為仁
矣乎嗚呼有餘矣誰能不忍視人之死而亦不
肯妄殺其身者然則異世驚眾之行亦無
加之也吳侯賤方有名於當時其曾中
崖峰限隔又無翹然躍然務出奇恠之

擬世俗之志是誠使刻厲險薄之人見之
誠其所以與常人異者使之退而思其平生
方則淳淳渾渾不可遽測此所謂能充其心
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也吳侯有名於世三十
年而猶於此爲遠官今其東歸其不碌碌爲
官哉

蘇東坡六一居士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
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

古文四

其六

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
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
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墨之道
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旣沒有
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
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
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
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說
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
死者蓋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

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揚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餘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

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

未敢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功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歿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文七百六十一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以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范文正集序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辭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亦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以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

一面豈非命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
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
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
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彛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
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
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
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
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
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
獲掛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
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
毅之徒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
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
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
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
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
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
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
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
至用爲將權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

考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斷句似文甫字說

樂全先生文集序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士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幾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負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慎也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幾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

仁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徇人
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
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
少賤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身
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
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
爲首公盡性至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口非
斬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
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或
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若
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
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爲有似於孔
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
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
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
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
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
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疑
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慶曆以

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壯
却掃終日兀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
言且不可得聞而况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
干首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
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
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
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
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
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
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
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
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
生則戰必不力若夫躬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
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
思與欲若是灼乎曰云於欲庭有二盎以膏水
德者指之曰是有蟻滿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
先竭曰必蟻滿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
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

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
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
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以思者豈世俗
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
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二年正月二
十四日記

潮州修韓文公廟記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
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

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傳說爲列星古今
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
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
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
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
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
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
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
漢已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
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

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
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
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闢盛
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辨以謂人無
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
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
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
惑能馴鯉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
謗能倍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
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

能者人也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
之師自是潮之人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
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
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
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
果元始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
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
曰願新公廟者聽民驩趨之卜地於州城之
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

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
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
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
煮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
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
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
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
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
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
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羞
澁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二
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驅
海若藏約束鮫鱈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謠
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羞我觴於粲丹荔啣
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贊王元之畫像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
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
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
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

此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
出胡廣之徒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
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
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
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
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
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筭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
如此而已乎始予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
其遺風餘韻願為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為徐州
公之曾孫份為兗州以公墓碑示予乃追為之
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
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
憾咸平以來獨為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
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頽公能泚之不
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錢氏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
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
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
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

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
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
昌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
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
世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
人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
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
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
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
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
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
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
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
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
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醜血為池竭天下
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
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
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
建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

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
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
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
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
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
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
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
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
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
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

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倫奮挺大呼從者如
雲仰天誓江日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
宏誅昌菴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並
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
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
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托國三
玉相承以待有德旣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
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
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
昆龍山之陽巋然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

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王仲儀真贊

聖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
無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
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
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
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
之喬木封植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
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
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
來麾之則散者唯世臣巨室爲能予嘉祐中始
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
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
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
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
謹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予然後
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
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抑
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予將往錢塘見公於私
老堂飲酒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

後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
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鞏詞曰堂堂魏
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
變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光大宜公旨
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
山如河維安有之彼婁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
勞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
公之子

東澗先生妙絕今古文選卷之四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東澗先生妙絕今古文選/[宋]湯漢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10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895-1

I. 東… II. 湯…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國
IV. I26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103615號

ISBN 7-5013-2895-1



9 787501 328956 >

書名 東澗先生妙絕今古文選(全四冊)
著者 [宋]湯漢 輯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三四

版次 二〇〇五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895-1 / K·1146
定價 一〇九〇圓

